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十八

元 陳桎 撰

癸未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

於文德殿遂朝於德壽宮

歲以常為

置十科以舉武士○

詔四川宣撫司班師吳璘還河池金人復取新復十

三州三軍

史浩議棄陝西三路詔吳璘班師璘得詔以帝初政不敢違即退師還河池金人乘

其後璘軍亡失者二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慟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

軍皆復為金取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

浩既相首言趙鼎李

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從之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

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以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以議和召俊卿及浚子棫赴行在浚附

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

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浚言北敵詭詐不

當為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詔從馬棫浚長子也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棫年少為機

宜文字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

謂之備恥下問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

觀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
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帝大異之
二月黃祖

舜罷○三月金赫舍哩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

州之地及歲幣

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當會兵相見且遣富察圖們大周仁屯

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

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

樞密院事

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

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貧饔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

疏一出天下聽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膺為首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覲

同知閤門事尋罷

制下張燾切諫不從於是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繳其命殿中侍御

史胡沂劉度上疏極論之帝怒俱坐
罷最後給事中金安節復諫命得寢
張燾罷

以論龍大淵不

聰遂以老辭位
夏四月張浚使邵宏淵帥師次於盱眙李顯

忠帥師次於定遠

浚乞及金人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

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搏虹縣靈壁之策浚遂赴行在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

泗州趨虹縣

五月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

泗州守將富察圖們降

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

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聞虹久不下顯忠遣

靈壁降卒聞諭禍福金守將富察圖們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

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

李顯忠敗金蕭琦於宿州獲之復其

城

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禦之顯忠大敗其衆獲蕭琦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

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其衆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

史浩免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浩浩對曰先為備守

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朝含冤萬世復陳三策一謂不可舍近而謀遠二謂不可棄實而慕名三謂不可見利而忘害

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魚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尚何待乎一日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侍御史王十朋因論張浚如盱眙浩懷姦誤國等八罪乃罷知紹興府

○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顯忠為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為副使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張浚還揚州

赫舍志

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博索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百餘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蒞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人積屍與牛馬塙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

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數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六月庚

申朔日有食之○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以

楊存中為御營使節度殿前司軍馬○貶張浚為樞

密使充江淮宣撫使徙治揚州

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

衆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為宣撫治揚州初宿師不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是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

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
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
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闕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
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
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
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
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
帝眷遇浚特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
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

安置招討使李顯忠於筠州

顯忠以師退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
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
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
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為宏淵所忌竟無
成功惜哉帝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

辛次膺罷

次膺以疾祈免且
奏曰王十朋除侍

御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陞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事耳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

○金以孔總襲封衍聖公○八月復以張浚為樞密

使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

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

以劉寶

為淮東招撫使○金赫舍哩志寧復以書來求唐鄧

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盧仲賢如金師

志寧以書
貽三省密

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
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督府張浚言金強則來
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
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
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
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聞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
耶直疑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
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持報書
如金師書云海泗唐鄆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
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
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
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
曰四川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
復以龍

大淵知閣門事曾覲同知閣門事○九月楊存中罷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

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鄧王愔慶王

愔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哥之以資納于宮中為吳太后閤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遂立為后協既納女資置居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閤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十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

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

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

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
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

王之望如

金師

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
之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

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秦人主
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
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
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
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

盧仲賢有罪削其官秩

張浚

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
拭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
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

詔侍從臺諫集議

和金得失名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
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

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
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

陵寢缺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為使
命下之日議論洶涌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
侍從臺諫集議講和禮數土貢四事帝從之羣臣多
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宣諭使虞允文起
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
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
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
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
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
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
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
誰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
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以胡昉揚由義為金國通

問國信所審議官

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

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
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
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
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有是命十二月陳

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

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以汪應辰為四川制置

使

甲申二年

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金布薩忠義以書來議和○詔

王之望次於境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

張浚力言金未

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
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

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
和議矣昉至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
和議不成天也自
此事當歸一矣
二月胡昉還自宿州
宋書進金主

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當遣還
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昉遂還
三月詔張浚視師

於淮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
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

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
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
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
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
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
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
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
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

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厓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詔王之望以幣還

○詔荆襄川陝帥臣嚴備邊事○竄盧仲賢於郴州

○以錢端禮王之望為淮東西宣諭使夏四月召張

浚還罷都督府

湯思退諷右正言尹樞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鼎

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

罷張浚判福州行

次餘干卒

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入章乞致仕乃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浚辭

改醴泉觀使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是不年八月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栢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數日而薨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偏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

皇族係攝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唐僻在一隅易以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故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洪

遵罷○錢端禮還自淮東

端禮還極言淮東守備疎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

詔海泗州撤戍兵○罷城壽春○散弓弩營兵○八

月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以魏杞為金國通問使

次於盱眙

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宋皇帝某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

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盡可陞辭奏曰臣若將旨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斷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輓輿輓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金以完顏守道為尚書

左丞

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

任誰不能之一日幸鷹房主者以鷹隼置於內省堂上金主怒曰此宰相廳事豈置鷹隼處耶痛責其人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

馬思退辭不行

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

人論罪因擢樞諫議大夫至是命都督江淮思退固辭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冬十月賀允

中罷○以周葵兼權知樞密院事王之望兼同知院

事○金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帥師渡淮侵楚州都

統制劉寶棄城走

忠義志寧以和議久不決會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

諭敵以重兵脅和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

犯楚州劉寶遁

十一月知楚州魏勝及金圖克坦克寧戰於淮

陽敗績死之

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

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

不可金騎軼境勝帥諸軍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圖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

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

四十金師入楚州○金師入濠泗州都統制王彥棄

昭關走○詔魏杞以所持幣攜都督府之師杞弗從

詔杞以所賫禮幣攜軍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不奉詔於是帝復詔令還鎮

江以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俟旨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相統一存中集諸將

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
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湯思退有罪免言者論其

主和誤國之罪遂免尹穡晁公武繼論之落職永州
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
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招致敵人乞斬之以謝天下
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
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
拭劉夙查籛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
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恥
復離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王抃如

金師

錢端禮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書如
金師請正皇帝號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

減十萬之數割商秦二州地歸被俘人
惟叛亡者不與誓目大略與紹興同
詔擇日視師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

金師犯淮人情驚駭

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塔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以錢端禮僉書樞密院事

虞允文同僉書院事

湯思退既貶帝思允文之言故用之

詔王之望勞

師江上○閏月周葵罷○王抃還自金師

抃至金師致國書于

二帥二帥許之取其報書而還

金人侵揚州

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

江固壘以自守

王之望有罪免

時金師將退帝詔督府擇利害擊之望下令諸將不得

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計王抃如金師

錢端禮勸帝悉如金報書所畫之式復之且曰謀國當思遠圖姑與

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帝從之以王抃為奉使金國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行十二月魏杞自盱眙如金○以錢端禮參知

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知院事王剛中僉書

院事

剛中在蜀時吳玠姚仲王彥皆以大將建節雄于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

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金高景山取商州○及金平赦遣王抃

遠抵頽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

之難老雅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

洪适如金

賀金生辰也

金主命以

女真字譯經史

乙酉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春正月召楊存中還○魏杞至金

金主命元帥府罷兵歸國

杞至金主許之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

餘並放還以宋歲幣犒師

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

司○二月帝朝德壽宮遂從太上皇帝幸四聖觀○

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為寧遠昭慶軍節度使

存中

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而寡過大小二
百餘戰未嘗大衄上皇最眷念之後二年卒

陳康伯

卒

康伯以疾乞免不許至是退朝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嘗曰大臣事君

若依阿植黨則鄙夫患失矣故於事無所屈焉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

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杞

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不發歸正人而還

夏四月金使完顏仲來

金主既許和乃遣仲來報

問其書稱大金皇帝致書于姪宋皇帝不書名不稱闕下不書尊號

吳璘入朝五月封

璘為新安郡王改判興元府○金以布薩忠義為尚書左丞相赫舍哩志寧平章政事復戍河南○六月

王剛中卒○以洪适僉書樞密院事

适拜僉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

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以令德為安定郡王○秋

八月立鄧王惲為皇太子大赦

惲帝長子也

虞允文罷以

洪适參知政事葉顥僉書樞密院事○錢端禮罷

時久

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之甚急太子惲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為相最有深意陞

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於建康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先是恭王惇夫人李氏生子而端禮女亦生子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曰恭王夫人子是為皇長嫡孫端禮不憚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九月以汪澈此邪說遂以傾邪不正為淮罪與外任

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

丙戌二年

金大定六年

春二月金左丞相布薩忠義卒

忠義動由禮義

諫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三月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功名終三月洪适罷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

大建明以究其

雨適引咎乞免其所學會霖

金命女真人習進士業

翰林

學士圖克坦子

策林等金主命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

編修官溫特

以古書習作詩策馬

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

四月汪澈罷

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

不欺爾其自奉

清約賤貴弗渝五月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

宅同知樞密院事蔣希僉書院事○秋八月林安宅

免

安宅劾葉顥

居溫州

詔吳璘復判興州○冬十一月

詔兩淮總領所得自造會子○弼諸路營田○十二

月以葉顥知樞密院事○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

僕射並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

院事○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

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

宰相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原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矣於是詔理財之要裕財為重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亥三年

金大定七年

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覲為

福建總管

大淵覲恃寵擅權龔茂良劉度胡沂張震周必大皆以論二人姦罪坐斥洪邁言於

陳俊卿曰大淵覲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以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於外

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帝幸玉津園○

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秀王夫人張氏薨

帝成服於後苑

夏五月四川宣撫使吳玠卒詔制置使汪應

辰主管宣撫司事徙治利州

玠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

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玠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駟之法

一敗而二勝也玠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玠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

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六月以吳玠為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

玠瑋子也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皇后夏氏崩○秋

七月皇太子愔卒

諡曰莊文

欝安恭皇后於臨安府之修

吉寺○冬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於園丘戊辰雷葉

顓魏祀免

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顓魏祀相顓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

則毅然不可奪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初

為翰林學士言于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

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

善至是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十二月金主以富察通為肇州

防禦使賜以金帶

金主賜通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

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
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
又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陞
擢朕以此為戒止取實才用之近聞蠡州同知伊喇
延壽在官汚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
厨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
臨民職任又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
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
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
幸後世以為何如又謂敬嗣暉曰凡為人臣上欲要
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矣又謂平章政事
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
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
以聞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
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
也又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

可訪求得實
詳而錄之

戊子四年

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珠勒呼天禧元年

春二月以蔣芾為尚書

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詔蔣芾常朝贊拜不

名芾辭許之○以王炎僉書樞密院事○三月以晁

公武為四川制置使○夏四月禮部員外郎李燾上

所修續通鑑長編

燾博極羣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資治通鑑例

斷自建隆至治平為一百八卷上之于朝

五月行乾道厯○金主命自今

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

金主雅尚儉素嘗謂祕書監伊喇子敬曰唐虞之時未有

華飾漢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又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止而

六月蔣帝以母喪去位○召福建總管曾覲入見

尋遣還官

浙東總管龍大淵卒帝憐之因召覲覲至帝欲留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

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亦曰自二人出外天下大快

若復留之恐失衆望
帝然之觀怏怏而去
秋八月劉珙罷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珙奉詔按

視兩淮城壁珙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
乞罷珙帝不悅珙遂罷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

之帝
不聽冬十月起復蔣芾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制

國用使

時有密旨欲令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以陳俊卿為尚書

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十二月蔣芾乞終喪

許之○西遼承天太后博克碩寬弑其夫蕭圖魯卜其

舅蕭額哩呼起兵誅之復立仁宗子珠勒呼為帝

博克

碩寬與圖魯卜弟巴噶濟蘇爾通出圖魯卜為東平王
而殺之圖魯卜之父額哩呼以兵問罪遂殺博克碩寬

及巴噶濟蘇爾迎仁
宗次子珠勒呼立之

己丑

五年

金大定九年

春二月以梁克家僉書樞密院事○以

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

王炎代之

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夏五月帝不視朝

以射弩弦斷傷

目故也

六月帝始視朝

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

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以虞允文為

樞密使○秋七月召曾覿入見復以為浙東總管

陳俊

卿虞允文諫
故復出之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以陳俊卿

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制國用使

俊卿以用

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于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

六年

金大定十年

春二月詔均役限田○三月以王抃知

閤門事○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罷四川制置

使司

以晁公武與王炎不協也

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應辰剛方

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
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
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
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
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
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五

月陳俊卿罷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

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
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
事帝意方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
州陞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不可輕遣
俊卿天資忠孝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
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所
顧避凡所奏請闕治亂安危之大者其居中書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所

也可擬

夏相任得敬分其國以自封夏主為請命於金

金主不許

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

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為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與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于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遂密通宋以求助宋以蠟丸書答之夏人得之得敬計無所施始有閏月以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懼心仁孝乃謀誅之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乞併載于書中帝不從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使宣旨取奏成大未之起也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絨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到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

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棧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棧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棧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棧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棧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以梁克家參知政事

○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冬十月高麗翼陽公皓

廢其君暉而自立

皓暉弟也以讓國告於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篡之耳却其使

而命有司詳問皓復取暉表言稱父遺訓傳位於皓金主乃封之

十一月以趙雄為

中書舍人

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帝喜故進用之

召曾覲提舉佑神

觀○趙雄如金

賀生辰也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而謂雄曰汝國何舍

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耳

辛卯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夏乾祐元年

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帝尊

號○金主命羣臣勿得相饋獻

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

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又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畫久安之計興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之有卿等宜思之帝作敬天圖

取書中所

戴天事也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徙封慶王愷為

魏王

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二月金葬欽宗皇帝於輩

洛之原

以一禮

以知閤門事張說僉書樞密院事未拜

而罷

說妻吳氏皇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

員外郎兼侍講張棧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棧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會殿中侍御史李處全乞遣說按行邊戍以息衆論中書舍人范成大乞不草詞說遂奉祠夏四月以魯覲為安德軍承宣使○帝從

太上皇帝幸聚景園○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

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珙辭不拜

○秋七月加四川宣撫使王炎樞密使○九月帝從

太上皇帝幸東園○安定郡王令德卒○冬十月金

烏凌阿天錫來

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

忤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而退明日會慶節天錫隨班入見金主幸太子宮

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馬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羣臣稱萬歲

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姚憲如金

賀受尊號也附請更受書之禮

金人不許以虞允文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宰相陰主張說欲申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

朝僅一年召對至十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執近習皆憚之

復以

張說僉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

直學士院周必大給事中莫濟

李衡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必大不草答

詔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曠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以

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僉書樞密院事○三月詔省

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夏四月

金尚書右丞相赫舍哩志寧卒

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

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金主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六月以令擡為安定郡王○秋七月以

曾覲為武泰軍節度使○金罷保安蘭安權場

金主謂宰

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故罷之

罷虞允文為四川宣

撫使

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三人對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

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至老愈篤冬十二月金聽民採金銀坑

冶勿收稅貢○粥官田

癸巳

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春正月王炎王之竒罷以張說同知樞

密院事沈復鄭聞僉書院事○粥營田○二月贈蘇

軾為太師○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夏五

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

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熹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主於居敬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研窮聖賢之經而注釋之紹興末以輔臣薦召不起帝初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繫之淺深徐起而圖之隆興初復召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又與洪适論不合而歸陳俊

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
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崇道觀
○胡憲安國從子也生而靜慧不妄笑語平居危坐
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
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
之求得程頤之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
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
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
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
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
溪先生日與學者訓接以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
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
言遂翕然悅服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輩三君子
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仕終祕書省正
字○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
安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

求於世惟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
勉之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先生
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勉之始○劉子翬太師谿之仲
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
中不出者十七年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
外無雜舉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
惟朱熹而已初熹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
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為屏山先生**金禁女**

真人母得譯為漢姓

金主嘗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
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

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
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
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又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
女真詞顧謂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
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
風俗不知女真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

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之也秋七月金復以會寧府為

上京

金主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真

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盖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真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冀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也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耳至是復以會寧為上京冬十月梁克家罷

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

朝見授書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為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既而金使果不從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

知樞密院事沈復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復罷以姚

憲僉書樞密院事○金初以策試國子

每策一道五百字以上成

尋加論一道謂之策論進士

甲午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正月交趾入貢詔封李天祚為

安南王○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卒以鄭聞代之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僉書樞密院事○

六月姚憲罷以葉衡參知政事○秋七月復以鄭聞

參知政事○以薛良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以魯

懷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張說免

帝庶知其以欺罔也

楊倓僉書樞密院事○九月加曾覲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鄭聞卒○金圖畫功臣於衍慶宮

金主思太

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于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遼王舍音金源郡王

薩哈遼王鄂特本泰王尼瑪哈宋王幹里雅布梁王烏珠金源郡王希卜蘇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烏

舍金源郡王羅索楚王穆里延魯王棟摩金源郡王尼楚赫隨國公阿里罕金源郡王都古魯納豫國公普嘉

努金源郡王薩里罕完國公劉彥宗特進烏楞古齊國公韓企先特進習宗

十一月甲申

朔日有食之○以龔茂良叅知政事○楊倓罷○曾

懷罷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

謂出於
曾親

十二月以李彥穎僉書樞密院事○以沈復

為四川宣撫使范成大為制置使

乙未

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夏六月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

宣撫司○秋八月以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葉

衡罷

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左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

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即日罷

沈復罷○贈趙鼎為太

傅追封豐國公○高麗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

四十餘城叛降於金金主不受

趙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地叛附于金

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
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遂伏誅
閏月以李彥穎參

知政事王淮僉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帝詣德壽宮

加上太上皇帝尊號十二月朝德壽宮行慶壽禮大

赦

太上皇帝
壽七十也

丙申三年

金大定
十六年

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金

主命京府設學養士

金主嘗從容與從官論古今廢
興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

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
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真舊風
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等
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又謂太子等曰大凡資用

當務節省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
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又謂
宰相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
等即當執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又曰今在下僚豈
無人才但在上者不為汲引惡其材勝已耳又曰今
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
使既危而安然非妻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人多奉
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
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
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

五月安

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召朱熹為秘書郎不

至

龔茂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讒
之帝詔茂良曰虛名之士恐壞朝廷會熹力辭不

至遂改主管武
夷山冲佑觀

湯邦彥有罪竄於新州

邦彥至金
人拒不納旬

餘乃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帝怒其無狀詔編管之自是陵寢之議遂止

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僉書院事○立

貴妃謝氏為皇后

后升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吳太后后以

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丁酉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春正月行淳熙厯○高麗致貢於金

高麗

遣使謝不納叛于金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王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

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哉

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帝詣太學

祇謁先聖退御敦化堂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幸武學謁武成王廟

以胡元質為四

川制置使○金主命葬宋遼宗室於河南廣寧舊陵

○夏六月龔茂良罷

自葉衡罷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為醴泉

觀使兼侍讀茂良知帝將相之因力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覲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遣覲詣政府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捷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覲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鄉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廓然復論之帝諭茂良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遂出知建康茂良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

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以王淮叅知政事○
不可信如此觀自是益肆矣

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廟庭○九月丁酉朔日有

食之○冬十月夏獻百頭帳於金金主却之
夏獻本國所製

百頭帳金主曰夏國
貢獻自有方物却之

戊戌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

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三月李彥穎罷○以

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叅

知政事
帝謂浩曰自葉衡罷
虛席以待卿久矣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

康府

時曾覲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

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耳帝始悟二人之姦漸疎之覲逾年死

以朱熹知南康軍

史浩薦之也

以范

成大叅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僉書樞密院事

○以吳挺為利州西路安撫使知興州○秋七月金

主命吏再犯贓者悉除名

金主曰職官始犯贓罪容有過誤至於再犯是無改

過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賊多少並除名

冬十一月史浩罷

浩喜薦人才凡名士皆在

朝中王十朋莫濟嘗劾浩陳之茂嘗毀之浩皆薦而用焉帝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其寬厚類此至是求去遂罷為少傅醴泉觀使兼侍講以趙雄為

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金尚書

省擬內族額爾克為刺史金主不許

尚書省奏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

額爾克為刺史金主曰額爾克年幼於事未練佐貳官可也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才則一境何賴焉

己亥六年金大定十九年春三月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

庚子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

春二月魏王愷卒

愷寬慈為帝深愛雖以宗社大計出愷于

外然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泣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憲二子據柄據

早卒以子棟為安定郡王○右文殿修撰張棻卒

棻病且死

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棻有公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

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弒對陛下當求
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
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知撫嚴袁州靜江
江陵府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
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
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弒聞道甚早
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
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弒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
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弒嘗言曰
學莫究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
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
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

政事謝廓然僉書樞密院事

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
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
固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

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人事不敢有隱則大事無由蔽欺帝深然之

冬十二月以朱熹提舉江

西常平茶鹽公事

熹知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

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是年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弊熹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

不報陳俊卿薦之趙雄亦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

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

詔禁洛學

秘書郎趙彥中奏疏

曰科舉之文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遊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

士風帝從之

嗣濮王士輅卒○金以衍聖公孔總

兼兗州曲阜縣令

丑辛

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春正月金追廢海陵煬王亮為庶人

討其殺熙宗也

二月以士歆嗣濮王○夏四月安定郡王子

棟卒○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

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儒行名一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闢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閭範官歲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八月以陳峴為四川制置使趙雄罷

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

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口及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有言雄多私

里黨者帝亦眷注已衰乃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為故事及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出知瀘州

樞密院事

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

朱熹表樞以下六十人

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

平茶鹽公事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

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轅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

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於

諸路

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

自後隨年斂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於倉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錢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償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壬寅九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樞密都承旨王抃有罪免○

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

子形為安定郡王○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

祠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

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

拜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癸卯

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僉書樞密院事○

李彥穎罷○二月內侍提舉德壽宮陳源有罪竄於

郴州

源恃恩專恣其廝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三月知遂

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

凡六百八十七卷

夏六月陳

賈請禁偽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

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者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攷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

每于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于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

秋八月以

施師點黃洽叅知政事

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據撫細故他慝以累

其終身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

福報

九月金譯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

譯經所進所
譯易書論語

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金主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尋用完顏乞奴言詔明安穆琨皆先讀女真字經史然後承襲金主因曰但令稍通古今則不肯為非金主又謂宰臣曰女真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使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于為官以留正為四川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于此

制置使○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甲辰

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

春三月金主如會寧

金主將如會寧諭太子曰

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

為克家子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太子以不諳政務為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三月壬寅金主發燕京太子守國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庚寅朝謁于慶元宮戊戌宴于皇武殿金主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沾醉起舞竟日乃罷

夏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乙巳

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春正月金主宴其宗戚於光德殿

金主宴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及宗室夏四月金宗婦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

主宴其宗戚於皇武殿遂還燕

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

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
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
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
于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總麻一階年
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曰
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
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
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
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金主自歌其詞道王業之
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
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烏庫哩元忠率羣臣
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于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
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已卯發上
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金主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
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于此也太平歲久國
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

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六月金太子允恭卒

○冬十二月帝上太上皇帝尊號於德壽宮

太上壽八十也

以趙汝愚為四川制置使○金主以其孫原王烏達

布判大興尹

烏達布金主嫡長孫太子允恭之子也既判大興金主問宰臣曰原王大興行

事如何右丞紐祜祿噶達爾對曰聞都人皆稱之金主曰朕令察于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當又聞有

女真人訴事以女真語問之漢人訴事以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皆將棄矣左丞相

張汝弼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烏達布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金主曰事當任實

一事有偽則喪百真凡事莫如真實也

丙午

十三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行慶

壽禮大赦○夏五月金以原王烏達布為右丞相賜

名璟

金主自即位以來賢相七人而執政不預焉布薩忠義赫舍哩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古安禮

伊喇道圖克坦克寧也金主嘗謂宰臣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某久長于某事朕亦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才當今急務也又曰人之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為優也又曰女真人中才傑之士難得新進士如圖克坦鑑爪爾佳阿里布尼瑪哈鑑輩皆可用之才也起身刀筆者雖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又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

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于貴近也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自古豈有終身為相者耶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參政張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金主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有慚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豈得無人唐之顏真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舉耳卿等當不私親故而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曰朕治天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不逮慎勿順以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

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也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今臺諫惟指摘一二細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又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寃天下安樂不勝于彼乎卿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又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耄老此不思之甚也且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制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之人用之朕雖不聽讒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又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

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又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止四五味已厭飲之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金主曰天子亦人耳妄費安用嘗聞寶坻縣尉家古特默清廉特進一官而謂左丞噶達爾曰凡為官但得清廉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時金主在位久國內無事思得賢才與國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匡輔故雖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口秋閏七月以留正僉書樞而不能底于大順惜哉

密院事

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
僅書數麓而已人服其清

冬十一月梁克家

罷○金立原王璟為太孫

丁未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

點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九月

太上皇帝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帝

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

年

太上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淮對曰

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

人主衰經羣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降等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

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禪祭百官釋服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

不許

韋璞如金

告哀

顏師魯如金

致遺留物也金主見其中有玉器五玻璃

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還之曰此皆彼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故

也

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

自是朔望皆如之

帝始以素

服視事於延和殿

帝以白布巾袍御殿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

詔皇太

子參決庶務○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金主禁女

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飾

戊申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壽宮几筵

行禮○皇太子初決庶務於議事堂○施師點罷以

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二月金富察克

忠來

弔祭也

三月葬永思陵

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以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掘

起不與袁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金主宴羣臣於神龍殿

金主宴羣臣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奉觴上壽金主驩

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言臨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太孫璟極驩而罷

夏四月祔高宗主於太廟

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

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

有五月王淮罷

薛叔似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

害君子

金建女真大學○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

未上而罷貶林栗知泉州

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

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停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秦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於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

異或以為植黨近忽狃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賁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惴中才解體銷聲減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賁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

秋七月恩平郡王璩卒

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

奉祠而去

官而不名賜予無算卒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

月作煥章閣

藏高宗御集也

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

熹辭不至

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

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己酉十六年

金太定二十年

春正月金主雍卒太孫璟立

世宗在金

諸帝中最為文明之主以夫人烏凌阿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性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

舜豈虛語哉

黃洽罷○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藺

叅知政事葛郊同知樞密院事

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

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諸事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

筵侍東朝為意而進必大為首相

蕭燧罷○更名

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二月辛

酉朔日有食之○帝傳位於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太

子即位尊帝為至尊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

太后為壽聖皇太后

二月壬戌帝傳位太子遂素服駕之重華宮太子即位立

妃李氏為皇后

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

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以譙熙載姜特立並

知閣門事

帝東宮舊臣也

金主追尊其考故太子允恭為帝

尊母圖克坦氏為太后

廟號顯宗

三月以史浩為太師○夏

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罷

初國子祭酒何澹為必大

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為諫議大夫即劾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

厚能以善道其君

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免

特立聲勢浸盛留正列其招權

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

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真宰相也秋七月金初設

經童科

戊辰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

春正月丙辰朔帝朝

於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

譏

光祖入對言曰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

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

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厯嘉熙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光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敗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聖幾何哉陛下即位之初凡所以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讖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

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議少沮夏四月以伯圭

嗣秀王

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俱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

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

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

密使葛郊叅知政事胡晉臣僉書樞密院事○冬十

二月王藺罷以葛郊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叅知政事

○金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元措總之子也

知漳州朱熹請

行經界法從之

初紹興之行經界也惟漳泉州以何白旗作亂之後獨不行及熹守

漳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至以至方量算造之法靡有所遺且曰此法之行貧民下戶深喜而豪民猾吏

之所不樂帝從之然卒不能行

辛

二年

金明昌二年

春正月金尚書令圖克坦克寧卒

克寧為相二十

年功高而志愈下位盛而身益勤號稱賢相

金太后圖克坦氏卒○三月行

會元厯

判太史局劉孝榮所造也

冬十一月安定郡王子彤卒○

辛未有事於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壬申合祭天地

於圜丘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不視朝

初帝欲誅宦者

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
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
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有一
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
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
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
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
浣手宮中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於帝
啟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
廟宿於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
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
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
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
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三年

金明昌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

帝疾瘳始視朝於延和殿○以子濤為安定郡王○

金命僧道拜父母親屬及居喪一遵典禮○夏四月

以丘宙為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

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宙往密陞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五月帝有疾不視

朝○六月以陳騭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丙戌

日南至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辛卯始朝

帝自有疾遂廢

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每有慶會亦往往稱傳壽皇之旨而免都人以為憂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

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監察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帝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癸丑

四年

金明昌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帝

朝重華宮○以葛邲為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陳騭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

許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因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也不宜用之

汝愚亦力辭帝不許命當制學士帝從壽皇聖帝幸中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帝從壽皇聖帝幸

聚景園○金以胥持國參知政事

持國以經童入仕為太子祇應司令

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又多遺賂妃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為重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甚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專權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走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鞠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五人皆被斥廢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然秉文以忠義自許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楊趙後為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部尚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于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

夏五月

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

一時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園視錢唐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唐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欲勝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
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 召浙東副

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報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

召吐突承璀事太尉利州安撫使知興州吳玠卒四乞罷已相不報

川制置使丘宙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

官李世廣權總其軍

授吳氏之權也

六月留正待罪於城外

正以乞罷不報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夷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不報已而留正復論特立繳納出身以來文字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

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剴切彌縫緝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

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復以內

侍陳源為押班○八月以吳曦帶御器械

曦提子也

金主

釋奠於孔子廟

北面再拜

以孔文遠襲封衍聖公

文遠玠之孫而

搢之子也初玠卒搢襲爵淳熙中搢知建昌軍有罪坐廢至是復以文遠襲封焉

九月羣臣

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于皇后久不朝重華宮會

九月重明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而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是日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陳傳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傳良下殿慟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趨出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壬子祕書省官請朝重華宮疏三上不報甲寅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

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
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葛邲率百官賀於重
華宮侍從上章居家待罪詔不許嘉王府翊善黃裳
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臺諫張叔椿章穎上疏乞罷
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
宮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請罷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
謝天下皆不報趙彥逾力諫十一月帝朝重華宮
一月戊寅帝始往朝都人大悅

詔姜特立還浙東

凡正出城待罪一百四十日

十二月帝朝重華宮

○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仁孝在位五十四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

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

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

金明昌五年

夏桓

春正月癸亥朔帝朝於重

華宮○壽皇聖帝有疾○葛邲罷

邲為相專守祖宗

采公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

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也金主命購求遺書○

夏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於重華

宮不從

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

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
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
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
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
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
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
謗譴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

之翊善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流清梵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侍從館學官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以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侍講黃裳祕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

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

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五月甲子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

勅出城待罪戊辰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
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黜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
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
哭而出越二日留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閣門事韓侂
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正等俱至浙江亭待罪壽
皇聞之憂甚嗣秀王伯圭簡留正傳壽皇意令宰執
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
往宣押入城於是留正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
羅黜入對黜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
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
禁乎黜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
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不聽
初詔嘉王擴
詣重華宮問疾
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
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
皇為之
感動
六月壽皇聖帝崩於重華宮帝稱疾留正等

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

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

中書以聞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闕禮狀進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傅吳玠請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留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時留正趙汝愚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太后垂簾則因簾前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廊廟之上體正言順可無後艱吳玠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故議不行孝宗聰明英毅銳志恢復重違

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官庭之孝

尊壽聖皇太后為

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秋七月留正請建

太子遂稱疾而逃

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

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丁未正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札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

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
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
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謀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
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
異遂以肩輿
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以帝有疾詔皇子

嘉王擴成服即皇帝位於重華宮尊帝為太上皇帝

皇后為壽仁太上皇后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趙汝

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遣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家至此子為近臣庸坐視乎必勝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琦五世孫而吳太后妹之子也會慈福宮

提點張宗尹過侂冑侂冑覘其意以告必勝適聞之
即亟白汝愚請必勝議事徐誼必勝請遣侂冑以內
禪之意請于太后汝愚從之侂冑因張宗尹以聞太
后不許明日侂冑復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闕禮見
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之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
泣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
而保無亂者乎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
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
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
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
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
人三思后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后曰事
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后于壽
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冑復命曰已向夕汝愚始
以其事語陳騷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步帥閻仲夜
以兵分衛南北內闕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

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以不出翌日甲子禪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聞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聞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太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御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御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

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崇國夫人

韓氏為皇后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冑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

郊

大赦○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

以章穎為侍御史黃艾為左司諫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黃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

作泰安宮○復召留正為左丞相

正既去及帝即位以

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

叔椿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

愚辭遂以為樞密使

留正至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

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特進樞密使

以陳騏知樞密院事羅點

僉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加殿前都指揮使郭

杲為武康軍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為汝州防禦

使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

但遷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寢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

之有及聞侂冑缺望適言于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餼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貶內侍楊舜卿林億年陳源於外

侍御史章穎論其離間之罪也

八月

安定郡王子濤卒○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龜年復言于留正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至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

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
報時論者以帝居重華未還大內則名體未正而疑
議生有旨修葺東宮為屋數百間欲徙居之熹言此
必左右近習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時
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內
禪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
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
暫變服色負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
散而歡洽矣不報熹每有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
開納熹又言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
親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治道又言自漢文短喪歷
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
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可為世
法今陛下以世嫡承大統而乃用漆紗淺黃之服不
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朝衣朝冠皆以給事中黃裳
用大布之制舉而復墜臣竊痛之

中書舍人陳傳良彭龜年並為講讀官詔經筵官開

陳經旨救正闕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趙汝愚請增置講讀官故也

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

趙汝愚每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請以

興州都統制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而以吳曦為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故有是命

內批罷

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寔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

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攢官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判建寧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

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

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慚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九月

詔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

以孝宗喪

也

○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

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以京鏜僉書樞

密院事

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

引以自助

給事中黃裳卒

裳簡易端純隨事納忠推賢樂善篤於孝友

冬十月

更泰安宮為壽康宮○瑞慶節詔不受賀

以孝宗喪從朱熹之

言也

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

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

皆從之

時趙汝愚為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獨侂冑自以有定策功且託肺腑出

入宮掖居中用事而怨汝愚抑其賞日夜謀去之知閤門事劉攽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冑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可也侂冑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冑密以其黨楊大法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

不得効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

閏月內批罷侍講朱熹

熹以黃度

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冑大怒使優人王喜哉冠濶袖象大偶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手批云濶卿者父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帝不許越二日侂冑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上疏留熹皆不報工部侍郎黃父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父力辯其故帝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

十一月帝自重華

宮還大內○以知閤門事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十二月吏部

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冑罪內批進侂冑

官一秩罷龜年與郡

韓侂冑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

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帝欲

兩罷其職陳駿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官觀給事中

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罷中書舍人陳傅良

為非是不聽由是侂冑愈橫及爭彭龜年事韓侂冑語人曰彭

中丞謝深甫論之也

陳駿罷

駿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

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

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

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

韓侂胄欲間趙汝愚故引京鏜居政

府汝愚孤立于朝

罷起居舍人劉光祖

劉德秀論其留朱熹也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

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

府及韓侂胄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陞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

言文由是帝

益疑汝愚矣

通鑑續編卷十八